



此前,因为书,我认识了大齿文友读书会的朋友们;因为文,了解了大齿文友读书会的写作;因为阅读,看到了大齿文友读书会的精神世界。

如今,当我拿到《我写我心——大齿文友读书会会员作品集》书稿通读后,在二维的方块字上建构起了一个人群的历程、看到了一个企业的侧影、勾勒了一个馨香的明日图景。

大齿文友读书会是由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热爱读书和写作、有志参与及推广读书活动、乐于分享读书心得的职工自发自愿组成的学习型民间组织,成立于2021年11月26日。

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像大同齿轮有限公司这类企业的职工基本上是忙于工作的“技术人”,鲜有时间琴棋书画、吟风弄月、读书为文。

于我,也有点这种刻板认识。不过,在和高元文、张建明、王尚军等人的接触中得知他们成立了一个大齿文友读书会,有自己的章程、组织机构,有会标、会歌等,而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初闻,不免一惊;再深入了解,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点赞。在移动互联裹挟世界、图书销售与阅读面临挑战的大时代环境中,大同齿轮有限公司一批人逆风飞扬成立了以“阅读写作、分享交流、以文会友、共同进步”为宗旨的文友读书会,着实超出了我的想象。

大齿文友读书会设有会长、副会长、秘

书长,聘请有顾问。藏书大部分来自会员购买,另有一部分为会员、个人或社会捐赠。书籍由会长建档立册编号统一管理,同时采取分发到会员手中分别保存的方式,以方便会员阅读和交换。读书会还设立了“大齿文友读书会”微信群,便于会员之间日常沟通信息、交流心得、分享文章。

大齿文友读书会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他们积极参加各类读书分享交流活动。我见证过他们促成的《焦祖尧文集》捐赠大同平城书院、吕日周作品捐赠大同平城书院等活动。他们把志同道合的文友读书发展成了助力书香社会建设的坚实步履,确实难能可贵。

2024年5月2日,《大同日报》迎来创刊75周年。此前,大同日报社发起“我与《大同日报》”主题征文活动,大齿文友读书会多位会员投稿,评奖时多篇作品获奖。2024年9月初,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主办,大同日报社、云区委宣传部承办“礼赞新中国逐梦新时代——‘黄花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大齿文友读书会再次精选会员文章应征,自然又是多人站上领奖台。

现在,大齿文友读书会要推出自己的作品集了,我有幸在付梓之前阅读书稿。作品集名为《我写我心》,我想这是书友们共商的结果,也是书友们的心声,亦是他们阅读与写作历程的概括。

“我写我心”,心手相连,心里想到什么就能写出什么——表达思想,呈现自己

写出自己

——《我写我心》序

对社会、对企业的认识与思考;表达情感,呈现自己对生活、对工作的感受与体验。这样的阅读、书写自然是一种享受。

汉代学者扬雄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语言,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书法,映射书写者的内心世界。书法、文学,落笔就是你的内心留痕。著名作家冰心说:“心中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话怎么说,字就怎么写。”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千百年来的艺术真理,也是无数读书人的渴望。

《我写我心》书稿里,书友们自在地书写着他们的感受、认识、思考。在他们的笔下有国家、企业、城市,有长辈、亲人、师友,有中国经典、外国名著、大众文化等等,确实包罗万象;创作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评论、散文、诗歌、小说、剧本,甚至还尝试了AI写作,可谓多才多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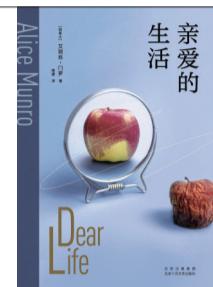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清代诗人黄遵宪强调,我要用我的文字来表达我想说的,那些陈腐的格式和考据的方法怎么能约束我!在《我写我心》书稿里,我们看到了大齿文友读书会创作时各抒己见、各展风采,最终以个体的精彩成就了集体的高光,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理。

“我写我心”,大齿文友读书会的朋友们不同于焦祖尧,不同于柯云路,也不同于其他人;大齿文友读书会的朋友们属于自己,而且写出了自己!在祝贺《我写我心》印行之际,期待也深信更多的优秀作品已然在其心。

杨刚



《亲爱的生活》



《亲爱的生活》收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最后的14篇短篇小说。背叛、逃离、欺骗、意外、衰老、死亡、时间——年老赋予这些门罗式母题以独特的视角,也赋予门罗全新的写作主题。在这部作品集中,门罗站在生命的末尾以回望之姿重解生活的遗憾与亏欠、创痛与温情、失去与原谅。更有4篇首度承认的自传性故事,拼贴塑造作家个性与一生的童年碎片,揭露藏匿于门罗众多故事中的隐秘胎记。

作者艾丽丝·门罗,加拿大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代表作有《逃离》《亲爱的生活》《你以为你是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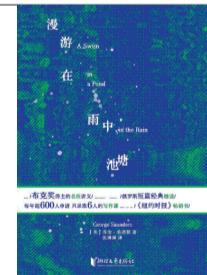
《九诗心》



与一般的诗词鉴赏不同,《九诗心》与当下的联系如此紧密——全书选取的9位诗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都身处各自的“大变局时代”,都面临一个命题:当昔日安稳世界的许诺失效,人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一生?这部书通过还原历史情境和文本细读,呈现了在生命的痛苦面前,他们各自寻得的“办法”。

作者黄晓丹,学者。著有《诗人十四个》《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等。

《漫游在雨中池塘》



小说创作是否遵循一套法则?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作者预先设定的吗?那些让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元素,究竟是技巧还是情感?

在本书中,桑德斯深入剖析了契诃夫的《在马车上》《宝贝》《醋栗》,屠格涅夫的《歌手》,托尔斯泰的《主与仆》《破罐子阿廖沙》,以及果戈理的《鼻子》这7个俄罗斯经典短篇,引导读者探索短篇小说的结构,辨析作品中的巧妙设计与不经意间的灵感闪现。

作者乔治·桑德斯,美国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衰退时期的内战疆土》《十二月十日》《林肯在中阴界》等。



天地间溢满诗意的大戏

——评任勇诗集《梧桐自语》

若干年前在苏州汪氏义庄的古戏台上,听得昆曲《梧桐雨》缠绵至今。当任勇《梧桐自语》诗集赫然案头,“我把每一片大大的树叶尽量地舒展/为每一只小鸟搭起帐篷”的意境突然具象起来。这支从北魏平城迁延至今的叙事主体,似时光的竖琴,从平城到洛阳,展开了一场天地间溢满诗意的大戏。

彼时正在重读苏雪林《秃的梧桐》,“这株梧桐只剩下焦黑的躯干,但它还要生长,长到丈许高”的倔强,恰与任勇笔下“把斑驳的身躯/再一次挺起来”的意象构成跨时空对话。当江南才女王云燕《梧桐映双城》的亭台楼阁遇见塞北诗人“而,树在痛苦中/挺拔”(《坚强,在告别中》)的硬核梧桐,这种差异性抒写一下将地域特色推向你的视野。

“高大强壮是真/与凤凰的情缘纯属传说/为了天地间这场大戏/我等了她几千年,上万年/从法国,到中国/从南京,再到北京……”循着任勇《梧桐自语》的诗句,我要一探这本诗集带来的“天地间这场大戏”。

整部诗集以136首诗组成五个声部的复调交响:《彼此一隅》咏叹人世间你我都是凡人,莫问高低贵贱,珍惜每一天才是真;《庚子年》解读非常时期人性与大自然之风情,展现爱和责任都可以成为战胜危难的能量;《节气歌》将农耕文明符号转译为诗意图象;《平城遗梦》中作者与家乡北魏故都平城的历史对话展示一种浩荡之美;《生命季》叙写生命旅程中的回味与感悟。

刘亮程说,“我喜欢像聊天一样飞起来的语言,从琐碎平常的生活入笔,三言

两语,语言便抬起头来。那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说的架势,也是仪式。”诚如任勇诗集自序中所写《梧桐自语》有两只脚,亦有两个翅膀”。两只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走在人世间,在丈量和攀爬中体会温暖和力量;两个翅膀煽动起来,托举身躯和灵魂浮起来、飞起来。作者正用诗化的情感和诗意的语言“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说”,完成一种上天入地的“仪式感”,构建“天地间这场大戏”。

“燕子一声声地歌唱”,将鼓楼的快乐和烦恼,离别和相聚“直插云霄”(《再别鼓楼》);孩子们的圣诞,“从烟囱里的神话开始”,那也正是天使降临的地方(《你的圣诞》);“把草原搬到空中/这里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草原在空中》);“花塔遇到了霏霏细雨”,从天地间的相会联想到“诗歌遇到了琴棋书画”“爱情遇到了缠缠绵绵”(《花塔之雨》)。鼓楼、燕子、烟囱、神话、草原、太阳、花塔、细雨……地下天上众多具象的组合,让诗的语言抬起了头,让诗的意境上天入地。

《谷雨》中,“春雨与笑声为伴/那是生命的礼物”;《大雪》里,“昂首舞动漫天的音符/把苍穹揉碎洒落人间/点燃天籁”——这种连接天地的语体实验遍及全诗,使读者沉浸在天上人间的探秘与文学的享受之中。

《弹唱点燃激情》中“让文字变成流星”“把沉寂和迷离撕裂成碎片”“挂在天上”这是独白,也是任勇诗的宣言。刘亮程所推崇的“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的文学理想,在《梧桐自语》中得到创造性呈

现,从而成就了诗集“天地间诗意大戏”的艺术效果。

诗人在自序中建构的“双脚行走,双翅飞翔”的创作论,在文本中得以印证。《试着穿越》:“试着把高铁开上彩虹/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穿越/始发站在御东博物馆,终点应该在/北魏十五级浮屠大寺门前”。诗人将历史沉思与诗性想象缝合得恰如其分,宛若天衣。

在诗集的5个部分中,作为地域书写的突破性尝试,“平城遗梦”篇章的实验性尤为突出。从北魏平城出发,从“我”在北魏的工作室出发,“试着在小皇帝御前/安排一个当今的记者,或者小编/这样可以随时推文,也能够/用手机做做实况,抽空去扫街”(《试着穿越》),也可以让我“从石窟走进北魏/与大佛一起微笑”“从悬空寺走进北魏/……感受拓跋人对炎黄先祖的膜拜/感受桑干、黄河的渗透/和血肉灵魂义无反顾的融合”(《走进北魏》)石窟艺术的永恒魅力展露无遗。

《平城遗梦》展示了“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的风卷残云的历史画卷,这里有“银碗与银碗的碰撞”“民族的豪气”被点燃的古今交融的意境;也有“鼓楼的思想和情感/没有过爆发/只有燕子一声声地歌唱/带着它的感悟/完成直插云霄,或者是/掠过地面的飞翔”这样自然和人文的完美结合。

任勇用“天地间这场大戏”的恢弘构思,在太行山麓搭建起贯通古今的诗意图场——梧桐叶舒展成语言的穹顶,散发着诗的韵味。

韩树俊